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

裴約 劉仁瞻附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

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棄魏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

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夜左右皆失笑彥章受而出馳

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爲招討使驚曰彦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彦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彦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

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
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
壘博州東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
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
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
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
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久爲捷書以聞凝遣
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
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
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

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
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
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
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
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
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
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
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

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食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

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
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
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
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
仁瞻字子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
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爲將輕財重士法
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
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
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
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爲清淮軍節度

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
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
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卅宗攻壽州
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
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
以攻之又決其水砮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
月至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
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
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卅宗東趨濠梁以李重
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

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
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
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
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
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
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
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
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子崇諫
率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

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

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

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

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今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然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

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
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
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爲
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
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
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
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
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
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
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督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
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
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
大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
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
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
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
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從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延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瘡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

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患
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
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
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
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畝兵滿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異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瑋爲梁將洪嘗事瑋

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
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
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
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
馬糞得一縷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
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恚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
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
家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
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靺指揮使仁恭爲其子
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
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
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
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
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
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
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

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
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
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
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
二年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
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
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
懷鄉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

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誦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身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有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乃

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
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
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
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
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
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
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
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
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
事唐莊宗爲聽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
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同軍節度使
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
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遮
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
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
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
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

此遂反即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輦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

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
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
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
塞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
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
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
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
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尽削木篩
糞以飼其馬死者食之已而馬尽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

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

己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然嘉其不降也然己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

張萬迪附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

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邠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

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招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

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
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
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
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
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
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
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
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
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
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

太傅

史彥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

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
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
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
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
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
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
焉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
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

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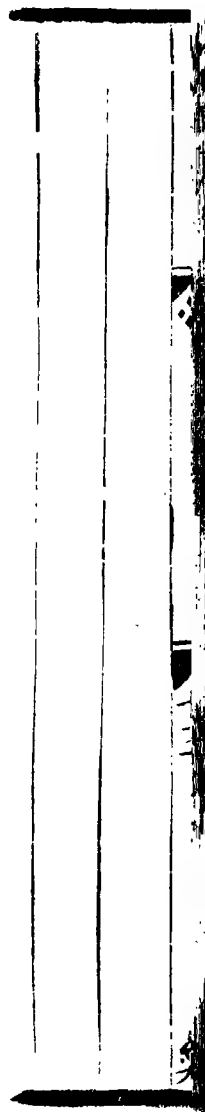
已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枕玉盃而
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
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
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李
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
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
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
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
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
揚濠泗諸州欲尽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淮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楊秦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

永陵一坏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
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
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
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
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
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
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
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
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
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

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
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
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
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三十三卷終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繫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

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
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
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
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
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
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吾得之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
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
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

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實五代之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
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
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
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
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
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 張薦明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
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

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自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

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碁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
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裋席之
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
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
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
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
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
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

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
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彦
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彦朗
諱石更其名曰右昂趨于庭昂責彦朗曰內侍
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
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
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
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

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旣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

福實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實
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
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穀
位次福實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實與亂者
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實獄人皆以爲
冤福實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
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
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

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
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
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
義鄉在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間九月丙
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
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闊闊一
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
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
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

正稱焉汚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
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魯郡曾 三異 校定

小
八

小
八

小
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其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

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哀
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
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而朝廷爲之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
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
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
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
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函簿

朝梁主金祥殿王褒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
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
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
舞蹈再拜賀夫一大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
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
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
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
懦不出傾險猾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
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卒贈右僕射

楊涉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
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
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
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
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二年俛首無所施爲
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
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
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
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
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
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
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
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
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
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
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

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
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
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
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
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
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
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
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
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王界尺昭宗
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
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
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
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
以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書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
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

張策趙光逢薛貽矩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時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

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

杜曉附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泚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主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

薛貽矩 蘇循

陸扆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
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
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
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
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求太
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延
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
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
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
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

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主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等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

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廨聽事即拜頤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
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
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
左僕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
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
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
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
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
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

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
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
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
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
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
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表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
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
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

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

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

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佹佹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
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
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
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
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
俱皆一時雄傑魑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
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爲

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

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爲傳

李嗣昭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第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衙內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

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
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
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
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
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
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
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
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
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
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

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
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
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
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
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
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
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
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
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
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

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
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
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
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
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
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
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
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
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
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

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
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
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
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
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
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
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
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
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
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

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
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二人匿破
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服
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
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
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
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
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
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
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

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
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
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
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
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
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園以夾城彌年軍用乏
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
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
無惡意爲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

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且蒙恩貸由是莊宗
釋繼韜嘗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
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
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
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出斬于天津橋其二子
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
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
人斬繼遠以繼壽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壽還京
師繼壽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
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貨

財活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
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
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
宗時子繼能坐筮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繼能言
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
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
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脩子繼
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
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
賴之

嗣本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
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
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
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
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
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
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
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
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華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

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
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
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
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
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
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
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
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

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
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
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
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
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
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
無冗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
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冗者待爾肉
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闔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
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

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
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
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
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
揆見執皆奔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
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
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
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
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
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搥出

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
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
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
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
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
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
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
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
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
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

和反以兵二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表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

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
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
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
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
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
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
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
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
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
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
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
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
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
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
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
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
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
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

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求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
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
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
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
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
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
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
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
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
疾卒追贈太尉

存璋

存賢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觴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

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
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
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
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
審病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
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
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
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

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
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吳斷髮泣
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
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
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
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

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
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
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
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
戲于廷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
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
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
乃爲劉叟衣服自負囊藥笈使其子繼安提
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

大怒答繼岌而逐之宮中以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讎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暫見

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後
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
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
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
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
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
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
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
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

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
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
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
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
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
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
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
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
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
御未備闔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

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
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
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
以爲姦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
洛進載鄴女子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
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
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
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
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
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

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
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
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
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
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
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
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徽爲澶

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定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具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戊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

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

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

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得洛其骨
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
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
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官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官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官者傳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官者也本姓康幼闇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主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

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
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
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
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
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
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
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
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
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

親湏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
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安爲承業起舞
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拍錢積呼繼
安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
用幣馬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
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
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
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
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

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
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家晉厚恩不
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
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
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
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
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
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
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
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

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
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
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
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
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
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
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
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
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
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

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有興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

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太安山之北谿以
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
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
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
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
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
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
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
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楷去
衍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

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
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
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
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
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
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
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歟殆
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

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
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
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
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
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
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
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
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
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

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
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
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
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
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捫而去之可也宦者
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
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

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
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
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
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
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
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
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
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
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

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
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
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
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
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子孟漢瓊因以
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
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
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
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
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

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
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
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
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
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
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
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
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卷終